

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 空间差异及演变趋势

荆海婷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西安 710100)

摘要: 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和核密度估计,测度二者间协同发展水平,并分析区域差异及其来源以及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呈现由西向东递减的分布特征;二者间总体差异逐年减小,其中区域间差异为主因;二者整体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发展速度快。

关键词: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

中图分类号: F832.6; F75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19-0126-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乡村振兴作为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标志,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象征,二者彼此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石。共同富裕为乡村振兴提供战略导向,乡村振兴通过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间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等差距,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和现实基础,两者间存在耦合关系。当前,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实现农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即要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人民收入,又要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在这一背景下,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放在一个研究体系中,探索它们之间耦合协同发展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繁荣。

关长坤和王亚华^[1]通过构建共同富裕三维度框架来表明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两者存在耦合关系。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项松林和孙悦^[2]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5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考察安徽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刘战伟^[3]从省域层面分析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研究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降低态势,但区域差异在逐年减小;李国栋^[4]运用熵权法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

水平进行评价,得出西部地区整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偏低,且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受到其地理位置的影响;石玉堂等^[5]从城市群层面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得出十大城市群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曹海军和梁赛^[6]指出共同富裕是在各方面要素完备的条件下,使所有人民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达到富裕;冯苑和聂长飞^[7]从“共同”和“富裕”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测度共同富裕水平,得出在研究期内,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并且富裕度对共同富裕的推动占主要作用;邹伟勇和许玲丽^[8]从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即共同度、共享度、富裕度,并得出东部地区在共同富裕水平方面位居大三区域之首,研究表明,共同度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而共享度和富裕度的正向驱动效应更为显著;张思檬和吴东立^[9]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概念进行阐述,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结合了农村发展现状,从而使该体系具有独创性。上述文献丰富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得体系,但对于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仍存在争议。关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者逻辑关系、实现路径等方面。张书慧和刘晓倩^[10]聚焦于全面的“人”的视角来探究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程名望等^[11]在“内部

收稿日期: 2024-05-19

作者简介: 荆海婷(1998—),女,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

人”与“外部人”的理论基础上,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视角来探究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陈辉等^[12]根据乡村产业振兴能够有效促进农民经济水平的提升从而缩小城乡间差距的内在机理,提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有学者关注到二者之间互动效应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经济、哲学层面,对于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及演变趋势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上述问题,本文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基尼系数分解法、核密度估计来对当前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及地区差异来源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耦合协调模型

熵权法是一种用于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客观确定权重,有效避免了主观赋权可能带来的误差。在本文中,熵权法用于衡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构建这个模型的过程中,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然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

正项指标:

$$x_{ijt} = \frac{X_{ijt} - \min X_{ijt}}{\max X_{ijt} - \min X_{ijt}} \quad (1)$$

负向指标:

$$x_{ijt} = \frac{\max X_{ijt} - X_{ijt}}{\max X_{ijt} - \min X_{ijt}} \quad (2)$$

式中: X_{ijt} 为第 t 年第 i 个地区第 j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x_{ijt} 为第 t 年第 i 个地区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max X_{ijt}$ 、 $\min X_{ijt}$ 分别为第 j 个指标在研究时段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权重。

$$e_j = -\frac{1}{n} \ln m \sum_{i=1}^n \sum_{t=1}^m (\omega_{ijt} \ln \omega_{ijt}) \quad (3)$$

$$d_j = 1 - e_j \quad (4)$$

$$\omega_{ijt} = \frac{x_{ijt}}{\sum_{i=1}^n \sum_{t=1}^m x_{ijt}} \quad (5)$$

式中: m 为指标数量; e_j 为信息熵; d_j 为冗余度; ω_{ijt} 为指标权重。

(3)计算综合得分。

$$CP = \sum_{j=1}^m \omega_{ijt} x_{ijt} \quad (6)$$

$$PR = \sum_{j=1}^m \omega_{ijt} x_{ijt} \quad (7)$$

式中: CP 为共同富裕综合得分; RR 为乡村振兴综合得分。

(4)构建耦合协调模型。

$$C = 2 \sqrt{\frac{CP \times RR}{(CP + RR)^2}} \quad (8)$$

$$D = \sqrt{C(\alpha CP + \beta RR)} \quad (9)$$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C 为偶调度,表示变量之间的耦合关系。根据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令 $\alpha = \beta = 0.5$ 。根据以往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分为 5 个区间(表 1),来更加直观地反映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间耦合协调水平。

表 1 耦合协调度区间及等级

协调等级	协调区间	协调水平
1	0~0.2	严重失衡
2	0.2~0.4	轻度失衡
3	0.4~0.6	勉强协调
4	0.6~0.8	良好协调
5	0.8~1.0	优质协调

1.2 Dagum 基尼系数

为分析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及来源,采用 Dagum 基尼系数法来进行分析。总体基尼系数 G 为

$$G = \frac{(\sum_{i=1}^n \sum_{r=1}^n |y_i - y_r|)}{2n^2 \bar{y}} - \frac{\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2n^2 \bar{y}} \quad (10)$$

式中: j, h 表示不同地区下标; i, r 为各省份下标; n 为省份总数; k 为地区划分总数; n_j, n_h 分别为 j, h 地区内省份的个数; y_{ji}, y_{hr} 分别为 $j(h)$ 地区内 $i(r)$ 省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程度; $\bar{y}$ 为全国各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程度的平均值。第一步根据各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程度对 k 个省份进行排序,假如 h 省份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程度低于 j 省份,这个时候可以将基尼系数 G 分为 3 个部分,即组内差异对 G 的贡献 G_w 、组间差异净值 G 的贡献 G_{nb} 、组间超变密度对 G 的贡献 G_t ,三者满足 $G = G_w + G_{nb} + G_t$ 。

$$G_w = \sum_{i=1}^{n_j} G_{ij} P_j S_j \quad (11)$$

$$G_{nb} = \sum_{j=1}^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D_{jh} \quad (12)$$

$$G_t = \sum_{j=1}^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1 - D_{jh}) \quad (13)$$

式中:地区内 $P_j = \frac{n_j}{n}$, $S_j = \frac{n_j \bar{y}_j}{n \bar{y}}$, $j = 1, 2, \dots, k$ 部的基尼系数为

$$f(x) = \frac{1}{Nd} \sum_{i=1}^N K\left(\frac{X_i - \bar{x}}{d}\right) \quad (14)$$

式中: N 为观测总值,即 31; X_i 为各省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程度; $\bar{x}$ 为观测值均值; K 为高斯核函数,其满足平滑性、中心扩展性和参数调节灵活性等特点; d 为带宽,带宽决定核密度估计图形的光滑程度。

地区 h 和地区 j 之间的广义基尼系数为

$$G_{jh} = \frac{\left(\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 \right)}{n_j n_h (\bar{y}_j + \bar{y}_h)} \quad (15)$$

1.3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用于估计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通过在每个观测值周围放置一个核函数,并将这些核函数加权平均来估计密度函数。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对在研究期限内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行时空分布动态演进分析。核密度估计法的公式为

$$K(x) = \frac{1}{\sqrt{2\pi}} \exp\left(-\frac{x^2}{2}\right) \quad (16)$$

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关于共同富裕的测度,根据共同富裕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内涵,可以在统计领域定义共同富裕的含义。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其本质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让人民共享高质量的经济成果,提升人民的福祉。共同富裕的意义可从 3 个方面理解。首先,它体现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以及人民的幸福,是中国梦的实现,也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其次,共同富裕意味着人民群众能够享有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品质。最后,共同富裕要求全体人民能够更多和更加平等地分享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升全体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要求、准备工作和必然路径,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石,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高质量发展下的共同富

裕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中国拥有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和高速高品质经济环境的关键。共同富裕是一个多方参与、共同努力的任务,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实现共同富裕。它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本文选择 3 个维度分别是共同度、富裕度和高质量发展程度和 19 个 3 级指标,见表 2。

表 2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耦合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共同富裕	共同度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负向
		城乡居民消费倍差	—	负向
		人均财政收入	元	正向
		失业登记率	%	负向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	所/万人	正向
		养老保险覆盖率	%	正向
	富裕度	恩格尔系数	—	负向
		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GDP 比重	%	正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元	正向
		人均图书馆藏书量	册/人	正向
		每万人财政教育支出	元/万人	正向
		人均住房面积	m ² /人	正向
	高质量发展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	正向
		R&D 经费占 GDP 比重	%	正向
		每万人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件	正向
		单位 GDP 耗能	t	负向
		对外开放度	—	正向
		外商企业投资总额	万元	正向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贸易竞争指数		正向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 kW	正向
		有效灌溉面积	khm ²	正向
		粮食产量	kg/khm ²	正向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 kW	正向
	生态宜居	有效灌溉面积	khm ²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污水集中处理率	%	正向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乡风文明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hm ² /人	正向
		15 岁以上文盲率	%	负向
		农村小学学校专任教师本科毕业人数	人	正向
		乡镇文化站数量	个	正向
	治理有效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元/人	正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正向
	生活富裕	农村基层组织	个	正向
		乡村个体就业人数	万人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	元	正向

关于乡村振兴的测度,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乡村振兴的推进应该遵循“产业振兴、生态优化、文明乡风、有效治理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且,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不可或缺,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最根本是实现生活富裕。所以本文选取5个维度分别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和18个二级指标,见表2。

2.2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度,研究选取了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人口流动对某一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研究中所采用的人均指标所用的人口数据均为年末常住人口。这些数据的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

年鉴》《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经数据库、马克数据库等。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区域划分标准,将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以便进行比较分析。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排名见表3。

2013—2022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是排在前列的,是这10年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的3个地区。总体来看,北京市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在2013—2022年一直排名第1,各个年份均稳定增长。上海市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增长趋势与北京市相似,在10年间都是逐步

表3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度及排名

省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平均值	排名
北京	0.790	0.797	0.801	0.803	0.812	0.833	0.839	0.842	0.872	0.876	0.826 5	1
天津	0.612	0.622	0.627	0.635	0.647	0.656	0.666	0.731	0.733	0.751	0.668 0	3
河北	0.581	0.542	0.600	0.603	0.605	0.613	0.624	0.654	0.689	0.691	0.620 2	4
辽宁	0.568	0.576	0.581	0.587	0.601	0.594	0.597	0.602	0.620	0.618	0.594 4	15
上海	0.670	0.624	0.640	0.660	0.651	0.665	0.692	0.742	0.757	0.801	0.690 2	2
江苏	0.620	0.623	0.610	0.620	0.623	0.619	0.620	0.630	0.634	0.643	0.624 2	7
浙江	0.616	0.623	0.628	0.635	0.646	0.655	0.659	0.669	0.649	0.665	0.644 5	5
福建	0.555	0.550	0.549	0.546	0.572	0.594	0.599	0.597	0.636	0.627	0.582 5	13
广东	0.608	0.600	0.585	0.592	0.606	0.617	0.613	0.617	0.627	0.642	0.610 7	9
海南	0.593	0.582	0.592	0.584	0.597	0.584	0.602	0.585	0.604	0.607	0.593 0	8
山东	0.616	0.608	0.607	0.608	0.621	0.609	0.592	0.615	0.630	0.638	0.614 4	19
山西	0.580	0.560	0.544	0.561	0.572	0.595	0.585	0.599	0.618	0.625	0.583 9	14
吉林	0.558	0.555	0.563	0.582	0.607	0.635	0.590	0.594	0.613	0.612	0.590 9	18
黑龙江	0.480	0.560	0.575	0.563	0.577	0.578	0.582	0.563	0.571	0.577	0.562 6	23
安徽	0.433	0.436	0.508	0.526	0.536	0.525	0.599	0.613	0.630	0.637	0.544 3	10
江西	0.583	0.596	0.555	0.545	0.564	0.575	0.558	0.542	0.578	0.601	0.569 7	22
河南	0.548	0.529	0.494	0.532	0.556	0.552	0.514	0.592	0.582	0.603	0.550 2	20
湖北	0.602	0.630	0.600	0.616	0.622	0.614	0.583	0.603	0.610	0.617	0.609 7	16
湖南	0.571	0.562	0.555	0.568	0.576	0.572	0.564	0.577	0.592	0.632	0.576 9	11
内蒙古	0.588	0.583	0.577	0.577	0.602	0.582	0.598	0.594	0.594	0.616	0.591 1	17
广西	0.500	0.504	0.534	0.507	0.532	0.523	0.533	0.513	0.544	0.548	0.523 8	26
重庆	0.599	0.583	0.572	0.589	0.622	0.613	0.633	0.612	0.642	0.644	0.610 9	6
四川	0.450	0.472	0.468	0.479	0.503	0.573	0.562	0.555	0.585	0.602	0.524 9	21
贵州	0.507	0.486	0.477	0.512	0.534	0.479	0.545	0.478	0.559	0.575	0.515 2	24
云南	0.440	0.434	0.438	0.537	0.548	0.545	0.539	0.556	0.558	0.562	0.515 7	25
西藏	0.321	0.343	0.327	0.406	0.386	0.394	0.399	0.425	0.418	0.429	0.384 8	31
陕西	0.514	0.512	0.604	0.602	0.613	0.633	0.609	0.599	0.616	0.629	0.593 1	12
甘肃	0.452	0.437	0.424	0.444	0.465	0.479	0.495	0.503	0.513	0.526	0.473 8	27
青海	0.487	0.479	0.485	0.487	0.493	0.496	0.503	0.504	0.508	0.513	0.495 5	29
宁夏	0.455	0.463	0.468	0.474	0.479	0.478	0.482	0.468	0.475	0.493	0.473 5	30
新疆	0.448	0.482	0.473	0.510	0.482	0.500	0.507	0.515	0.530	0.522	0.496 9	28
东部	0.621	0.613	0.620	0.625	0.635	0.640	0.646	0.662	0.677	0.687	0.642 6	1
中部	0.544	0.554	0.549	0.562	0.576	0.581	0.572	0.585	0.599	0.613	0.573 5	2
西部	0.480	0.482	0.487	0.510	0.522	0.525	0.534	0.527	0.545	0.555	0.516 7	3
全国	0.547	0.547	0.550	0.564	0.576	0.580	0.583	0.590	0.606	0.617	0.576 0	

注: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提升,位列全国第2。天津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在2013年低于浙江、江苏等地,但通过10年的发展其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在2022年已经位列全国第3位。河北、浙江和重庆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一开始高于天津但由于10年间发展缓慢,逐步落后于天津。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总涨幅来看,四川省是增长幅度最大的,排名也在逐年上升。福建和黑龙江的增幅情况相比四川缓慢但也是排名持续上升的。与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的沿海东部地区相比,西部省份的发展较为缓慢,有相对大的进步空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排名靠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有西藏、宁夏、新疆和青海。陕西省的共同富裕水平在10年间持续上升,与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已经相差不多。在省级层面,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排名前5的省份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浙江,这5个省份均位于东部地区,而排名靠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分别为西藏、宁夏、青海、新疆、甘肃。在区域层面,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由低到高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目前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不平衡特征,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

3.2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

3.2.1 全国及三大地区空间差异

根据表4与图1可知,总体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上差异减小,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不平等程度逐渐减小。尽管2020年总体基尼系数出现了小幅度上升,但其他年份的基尼系数都在下降。从整体上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差异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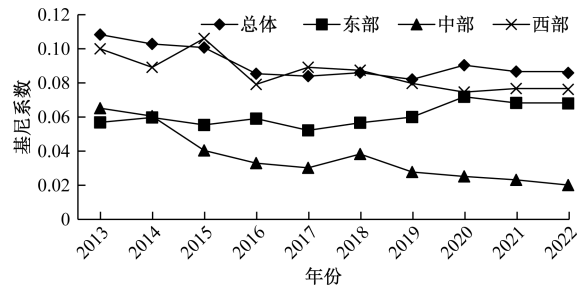


图1 2013—2022年基尼系数演进趋势

出下降趋势。东部-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异化最为突出,其原因是东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近些年来,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东-中部之间的差距最小,中-西部次之,随着时间的迁移,东-西、东-中、中-西部地区差距在逐步缩小。

3.2.2 差异来源及贡献度分析

表5显示,地区间差异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贡献度最大,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总体呈现先缓慢下降后急速下降又小幅提升再缓慢下降的趋势。地区内差异贡献度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超变密度的贡献度最小,整体保持平稳趋势。

3.3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结果分析

3.3.1 整体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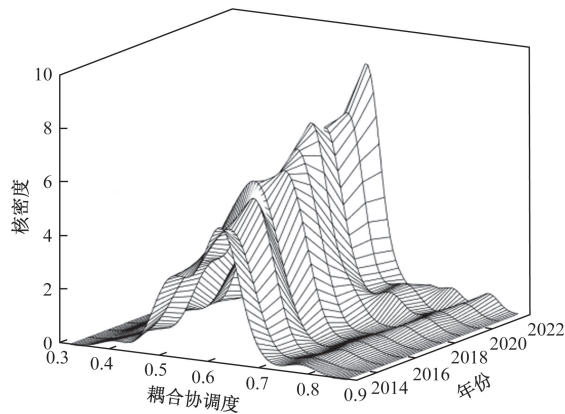
根据图2从全国整体上来分析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①对于分布位置。在研究期间,全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重心逐年向右偏移,这表明各省份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②对于分布形态。在研究期间,全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主波峰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变趋势,基本处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波峰宽度变窄,这说明全国各省份的乡村振兴与共同

表4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

年份	总体基尼系数	组内基尼系数			组间基尼系数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中部-西部
2013	0.108 32	0.056 87	0.065 18	0.099 97	0.086 04	0.162 87	0.112 67
2014	0.102 83	0.059 75	0.060 52	0.089 14	0.077 55	0.153 92	0.112 62
2015	0.100 74	0.055 37	0.040 43	0.106 07	0.078 17	0.152 76	0.100 73
2016	0.085 40	0.059 06	0.032 98	0.079 13	0.071 79	0.128 36	0.079 12
2017	0.083 94	0.052 18	0.030 23	0.089 15	0.063 48	0.125 07	0.084 11
2018	0.085 99	0.056 65	0.038 32	0.087 40	0.066 16	0.126 74	0.084 79
2019	0.082 03	0.060 00	0.027 77	0.079 72	0.074 38	0.120 70	0.069 62
2020	0.090 36	0.071 88	0.025 20	0.074 62	0.077 38	0.141 17	0.076 76
2021	0.086 63	0.068 26	0.023 17	0.076 71	0.075 53	0.133 84	0.071 48
2022	0.085 90	0.067 96	0.020 11	0.076 20	0.071 82	0.131 63	0.072 06

表 5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年份	地区内 G_w	地区间 G_{nb}	超变密 度 G_t	贡献率/%		
				地区内	地区间	超变密度
2013	0.025 4	0.075 2	0.007 7	23.439 9	69.411 2	8.148 8
2014	0.024 1	0.070 6	0.008 1	23.452 7	68.686 4	8.860 9
2015	0.024 4	0.070 3	0.006 0	24.194 8	69.828 8	5.976 4
2016	0.021 1	0.058 8	0.005 6	24.662 6	68.820 2	6.517 2
2017	0.021 2	0.056 7	0.006 1	25.274 7	68.497 9	8.227 4
2018	0.022 1	0.057 3	0.006 5	25.758 4	66.631 7	8.609 9
2019	0.021 0	0.054 9	0.006 0	25.660 7	66.985 4	8.353 9
2020	0.021 8	0.065 7	0.002 9	24.109 2	72.721 8	3.169 0
2021	0.021 4	0.062 0	0.003 2	24.744 0	71.616 4	3.639 5
2022	0.022 0	0.060 8	0.003 1	25.560 4	70.799 4	3.640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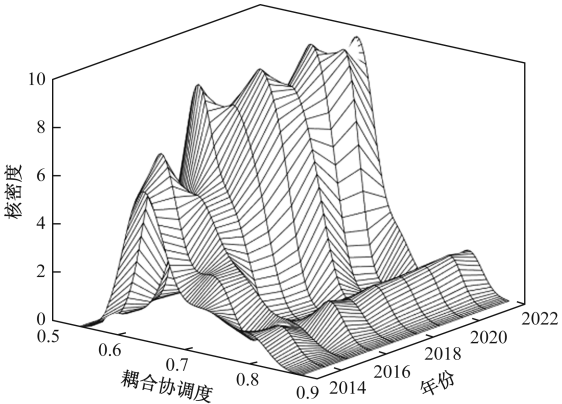
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图 2 全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演进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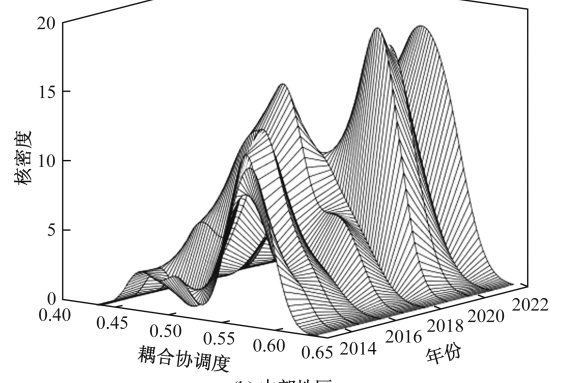
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逐渐缩小。③对于分布延展性。在研究期间,全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重心呈现右拖尾的趋势,但右拖尾现象不严重,这说明存在一些省份具有高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但不多。④对于波峰数量。在研究期间,核密度分布曲线均呈现单峰分布,说明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在各省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存在严重极化现象。

3.3.2 三大地区分布动态演进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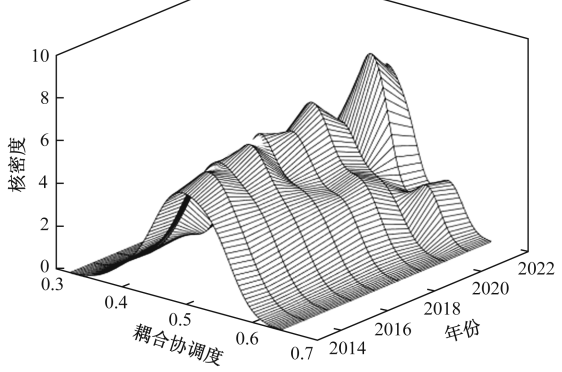
根据图 3 分析全国三大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演进趋势。①对于分布位置。在研究期间内,东部地区分布位置向右偏移趋势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分布位置偏移程度不显著。这表明,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逐年上升且发展速度较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趋势较为缓慢。②对于分布形态。东部和西部两地区主峰都呈现小幅度波动式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在 2018 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总体还是呈现上升趋势,且三大地区的主波峰宽度都逐年缩小。这说明,东部、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



(a) 东部地区



(b) 中部地区



(c) 西部地区

图 3 三大地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演进趋势

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且波动不大,三大地区的差异都呈现逐年缩小趋势。③对于波峰数量。除东部地区为双峰,中部、西部为单峰。这说明,东部地区内各省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有较大差异且出现两极化现象,中部、西部地区内各个省份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并不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首先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进行测度,得出 10 年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发展

指数,再通过基尼系数分解法得出研究期间内二者间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来源,最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对二者间耦合协调度的演进趋势进行分析。2013—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并且存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空间格局。二者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呈现缩小趋势,组内差异中东部地区呈现上升趋势,其余两地区呈现缩小趋势,组间差异中都呈现缩小趋势,此外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二者间耦合协调度的演进趋势,从全国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向右移动,波峰呈现向上趋势且宽度减小,说明全国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快速提升且差异减小的演进趋势。从三大地区上看,东部、中部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且速度较快,西部地区较为落后,但东部地区由于个别省份二者耦合协调度突出故存在极化现象。

4.2 建议

(1)打造高质量、高效率产业结构,推动三大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发展特色农业,推广绿色农业,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促进产业链延伸与升级,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全面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2)增进区域间互动与合作,形成区域联动效应。通过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减少重复建设与竞争,打破地域壁垒,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构建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增强区域竞争力,并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合作、产业联动和人才引进,促进区域间经济活动的互补与协同发展。

(3)地区特色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该注意发展的分散趋势,并努力成为引领协同发展的创新示

范地区。同时,应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帮扶,有序合理地转移资源。中部地区则应该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在借鉴东部地区协同发展的经验的同时加快推动协同发展,并做好将东部地区的资源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传递工作。西部地区应该发展特色产业,并加强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关长坤,王亚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政策途径[J].农村经济,2023(12):43-52.
- [2] 项松林,孙悦.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分析与展望:以安徽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39(9):1168-1175.
- [3] 刘战伟.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性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39(12):73-78.
- [4] 李国栋.中国西部省域乡村振兴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2):169-178.
- [5] 石玉堂,王晓丹,刘达,等.中国城市群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分解及时空收敛性[J].经济地理,2024,44(4):161-170.
- [6] 曹海军,梁赛.赓续百年目标:共同富裕的因由寻绎、意蕴索隐和路径构想[J].云南社会科学,2022(1):54-61.
- [7] 冯苑,聂长飞.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J].统计与决策,2024,40(2):73-78.
- [8] 邹伟勇,许玲丽.中国共同富裕的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J].地理科学,2024,44(1):71-81.
- [9] 张思檬,吴东立.农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4,40(9):85-89.
- [10] 张书慧,刘晓倩.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逻辑关系、道路羁绊与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5):10-18.
- [11] 程名望,韩佳峻,杨未然.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J].财贸研究,2022,33(10):1-18.
- [12] 陈辉,梁勇,田勇.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J].农业经济,2024(5):75-78.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JING Haiting

(Statistics College, Financi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2,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is investigat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Gini coeffici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an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ir sour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trends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shows a decreas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from west to east. The overa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being the main cause. The overall level of both shows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ir development speed is fast.

Keywords: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Gini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